紅樓夢（程甲本）/十八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目錄

紅樓夢（程甲本）

◀上一回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　　省父母　天倫樂寶玉呈才藻

下一回▶

話說彼時有人回，工程上等着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開庫拿紗綾。又有人來回，請鳳姐開庫　　金銀器皿。王夫人並上房丫鬟等皆不得空閒。寶釵說：「偺們別在這裡碍手碍脚。」說着，同寶玉等往　　春房中來。

王夫人日日忙亂，直到十月裡纔全備了，監督都交清賬目：各處古董文玩，俱已陳設齊備；採辦鳥雀，自仙鶴、鹿、兎以及鷄、鵝等，已買全，交於園中各處飼養；賈薔那邊也演出二十齣雜戲來；一班小尼姑、道姑也都學會念佛經咒。於是賈政方畧心安意暢，又請賈母等到園中，色色斟酌，點綴妥當，再無些微不當之處。賈政纔敢題本。本上之日，奉旨：「於明年正月十五日上元之日貴　　省親。」賈府奉了此旨，一發日夜不間，連年亦不曾好生過的。

轉眼元宵在邇，自正月初八，就有太監出來，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何處燕坐，何處受禮，何處開宴，何處退息。又有巡察地方總理關防太監，帶了許多小太監來各處關防，擋圍幔。指示賈宅人員何處出入，何處進膳，何處啟事，種種儀注。外面又有工部官員并五城兵馬司打掃街道，攆逐閑人。賈赦等監督匠人扎花燈烟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不曾　　。

至十五日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俱各按品大裝。大觀園内帳舞蟠龍，簾飛彩鳳，金銀煥彩，珠寶生輝，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靜悄悄無一人咳　　。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街頭巷口，用圍幔檔嚴。正等的不奈煩，忽然一個太監　　匹馬來了，賈政接著，問其消息。太監云：「早多着哩！未初用晚膳，未正還到寶靈宫拜佛，酉初進大明宫領宴看燈方請旨，只怕戌初纔起身呢。」鳳姐　　了道：「既這樣，老太太與太太且請回房，等到了時候，再來也未爲晚。」於是賈母等且自便去了。園中賴鳳姐照料。命執事人等，帶領太監們去吃酒飯，一面傳人挑進蠟燭，各處點起燈來。

忽　　外面馬跑之聲不一，有十來個太監，喘吁吁跑來拍手兒。這些太監都會意，知道是來了，各按方向站立。賈赦領合族子弟在西街門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半日靜悄悄的。忽見兩個太監　　馬緩緩而來，至西街門下了馬，將馬趕出圍幔之外，便面西站立。半日又是一對，亦是如此。少時便來了十來對，方聞隱隱鼓樂之聲，一對對龍旌鳳翼，雉羽宫扇，又有銷金提爐，焚着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金黃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執事太監捧着香巾、綉帕、漱盂、拂塵等物。一隊隊過完，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抬着一頂金頂金黃繡鳳鸞輿，緩緩行來。賈母等連忙跪下，早有太監過來扶起賈母等，那鑾輿抬入大門儀門往東一所院落門前，有太監跪請下輿更衣。於是抬入門，太監散去，只有昭容、彩　　等引元春下輿。只見苑内各色花燈燜灼，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匾燈，寫着「體仁沐德」四個字。元春入室，更衣出，復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烟繚繞，花影繽紛，處處燈光相映，時時細樂聲喧，說不盡這太平景象，富貴風流。

說賈　　在轎内看了此園内外光景，因點頭歎道：「太奢華過費了！」忽又見太監跪請登舟，賈　　下輿登舟，只見清流一帶，勢若游龍，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燈，點的如銀光雪浪。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　　用各色紬綾紙絹及通草爲花，粘於枝上，每一株懸燈萬盞。更兼池中荷荇鳧鷺之屬，亦皆係螺蚌羽毛做就的，諸燈上下争輝，眞是玻璃世界，珠寶乾坤。船上又有各種盆景燈，珠簾繡幙，桂楫蘭橈，自不必說。

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匾燈，明現著「蓼汀花溆」四字。看官　　說：這「蓼汀花溆」四字及「有鳳來儀」等字，皆係上回賈政偶試寶玉之才，何至便認真用了？想賈府世代詩書，自有一二名手題詠，豈似　　發之家，竟以小兒語搪塞了事呢？只緣當日這賈　　未入宫時，自幼亦係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寶玉，賈　　乃長姊，寶玉爲幼弟，賈　　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是以獨愛憐之。且同侍賈母，刻未相離。那寶玉未入學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　　口傳教授了幾本書，識了數千字在腹中。雖爲姊弟，有如母子。自入宫後，時

時帶信出來與父兄說：「千萬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祖母之憂。」眷念之心，刻刻不忘。前日賈政聞塾師讚他儘有才情，故于遊園時聊一試之，雖非名公大筆，　　是本家風味。且使賈　　見之，知愛弟所爲，亦不負其平日切望之意。因此故將寶玉所題用了。那日未題完之處，後來又補題了許多。

且說賈　　看了四字，笑道：「『花溆』二字便好，何必『蓼汀』？」侍座太監　　了，忙下舟登岸，飛傳與賈政，賈政卽刻換了。彼時舟臨內岸，去舟上輿，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峩，石牌坊上「天仙寶境」四大字，賈　　命換了「省親別墅」四字。于是進入行宮，只見庭燎繞空，香屑布地，火樹琪花，金　　玉檻。說不盡簾捲蝦鬚，毯鋪魚獺，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

金門玉戶神仙府，桂殿蘭宮　　子家。

賈　　乃問：「此殿何無匾額？」隨侍太監跪啟道：「此係正殿，外臣未敢擅擬。」賈點頭不語。禮儀太監請升座受禮，兩階樂起。二太監引賈赦賈政等於月臺下排班上殿，昭容傳諭曰：「免。」乃退出。又引榮國太君及女眷等自東階陞月臺上排班，昭容再諭曰：「免。」於是亦退。

茶三獻，賈　　降座，樂止。退入側室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園。至賈母正室，欲行家禮，賈母等俱跪止之。賈　　淚，彼此上前厮見，一手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個人滿心皆有許多話，俱說不出，只是嗚咽對泣而已。邢夫人、李紈、王熙鳳、　　春、探春、惜春三人，俱在旁　　淚無言。半日，賈　　方忍悲强笑，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旣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目叵家，娘兒們一會，不說不笑，反倒哭個不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纔能一見呢！」說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來。邢夫人忙上來勸解。賈母等讓賈　　歸坐，又逐次一一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東西兩府執事人等在外廳行禮。其媳婦丫鬟行禮　　。賈　　歎道：「許多親眷，可惜都不能見面。」王夫人啟道：「現有外親薛王氏及寶釵黛玉在外候旨。外眷無職，不敢擅入。」賈　　卽請來相見。一時薛姨媽等進來，欲行國禮，命免過，上前各叙濶別。又有賈　　原帶進宮的丫鬟抱琴等叩見，賈母連忙扶起，命入別室　　待。執事太監及彩　　昭容各侍從人等，寧府及賈赦那宅兩處自有人　　待，只留三四個小太監答應。母女姊妹，叙些久別情景，及家務私情。

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賈　　于內行叅等事。又向其父說道：「田舍之家，蘧鹽布帛，得遂天倫之樂。今雖富貴，骨肉分離，終無意趣。」賈政亦含淚啟道：「臣草莽寒門，鳩

羣鴉属之中，豈意得徵鳳鸞之瑞。今貴人上錫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遠德鍾于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上體天地生生之大德，　　古今未有之曠恩，雖肝腦　　地，豈能報效於萬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職。伏願我君萬歲千秋，乃天下蒼生之福也。貴　　切勿以政夫婦殘年爲念，更祈自加珍愛，惟勤慎肅恭以侍上，庶不負上眷顧隆恩也。」賈　　亦嘱以「國事宜勤，暇時保養，切勿記念。」賈政又啟：「園中所有亭臺軒館，皆係寶玉所題。如果有一二可寓目者，請卽賜名爲幸。」元　　了寶玉能題，便含笑說道：「果進益了。」賈政退出。貴　　因問：「寶玉因何不見？」賈母乃啟道：「無職外男，不敢擅入。」元　　命引進來。小太監引寶玉進來，先行國禮　　，命他近前，携手攬于懷内，又撫其頭頸笑道：「比先長了好些……」一語未終，淚如雨下。

尤氏鳳姐等上來啟道：「筵宴齊備，請貴　　遊幸。」元　　起身，命寶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門前。早見燈光之中，諸般羅列，進園先從「有鳳來儀」、「紅香綠玉」、「杏帘在望」、「　　芷清芬」等處，登樓步閣，涉水緣山，眺覽徘徊。一處處鋪陳不一，一椿椿點綴新奇。賈　　極加獎讚，又勸：「以後不可太奢了，此皆過分。」既而來至正殿，諭免禮歸坐，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鳳姐等捧　　把盞。

元　　乃命筆硯伺候，親拂羅箋，擇其喜者賜名。題其園之總名曰「大觀園」，正殿匾額云：

「顧恩思義」，

對聯云：

天地啟宏慈，赤子蒼生同感戴；

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

又改題：

「有鳳來儀」賜名「瀟湘館」。

「紅香綠玉」改作「怡紅快綠」，賜名「怡紅院」。

「蘅芷清芬」賜名「　　蘅院」。

「杏帘在望」賜名「澣葛山莊」。

正樓曰「大觀樓」，

東面飛樓曰「綴錦閣」，

西面叙樓曰「含芳閣」。

更有「蓼風軒」、「藕香榭」、「紫菱洲」、「荇葉渚」等名。又有四字匾額如「梨花春雨」、「桐剪秋風」、「荻蘆夜雪」等名，不可勝紀。又命舊有匾聯不可摘去。于是先題一絶句云：

啣山抱水建來精，多少工夫築始成。

天上人間諸景脩，芳園應錫大觀名。

寫　　，向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長于吟咏，姊妹輩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斯景而已。異日少暇，必補撰『大觀園記』並『省親頌』等文，以記今日之事。妹等亦各題一匾一詩，隨意發揮，不可爲我微才所縛。且知寶玉竟能題咏，一發可喜。此中瀟湘舘　　蘅苑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澣葛山庄，此四大處，必得別有章句題咏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如今再各賦五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過，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寶玉只得答應了，下來自去搆思。

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中，要箄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然自忖亦難與薛林争衡，只得勉强隨衆塞責而已。李紈也勉强凑成一律。賈　　挨次看姊妹們的，寫道是：

曠性怡情　匾額　迎春
園成景物特精奇，奉命羞題額曠怡。
誰信世間有此境，游來寧不暢神思？

萬象争輝　匾額　探春

名園築就勢巍巍，奉命多慚學淺微。
精妙一時言不盡，果然萬物有光輝。

文章造化　匾額　惜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臺高起五雲中。
園修日月光輝裡，景奪文章造化功。

文采風流　匾額　李紈
秀水明山抱復田，風流文采勝蓬萊。
綠裁歌扇迷芳草，紅襯湘裙舞落梅。
珠玉自應傳盛世，神仙何幸下瑤臺。
名園一自　　遊賞，未許凡人到此來。

凝暉鍾瑞　匾額　薛寶釵
芳園築向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罩奇。
高柳喜遷鶯出谷，修篁時待鳳來儀。
文風已著宸遊夕，孝化應隆歸省時。
　　藻仙才瞻仰處，自慚何敢再爲辭？

世外仙源　匾額　林黛玉
宸遊增悅豫，仙境別紅塵。
借得山川秀，添來氣象新。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
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頻。

賈　　看　　，稱賞一番，又笑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衆不同，非愚姊妹所及。」原來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衆人壓倒，不想賈　　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違諭多做，只胡亂做一首五言律應命罷了。

彼時寶玉尚未做完，纔做了「瀟湘館」與「　　蘅苑」兩首，正做「怡紅院」一首，起稿内有「綠玉春猶捲」一句。寶釵轉眼瞥見，便趁衆人不理論，推他道：「貴人因不喜『紅香綠玉』四字，纔改了『怡紅快綠』，你這會子偏又用『綠玉』二字，豈不是有意和他分馳了？况且蕉葉之典故頗多，再想一個改了罷。」寶玉見寶釵如此說，便拭汗說道：

「我這會子總想不起什麼典故出處來。」寶釵笑道：「你只把『緑玉』的『玉』字改作『蠟』字就是了。」寶玉道：「『緑蠟』可有出處？」寶釵悄悄的咂嘴點頭笑道：「虧你今夜不過如此，將來金殿對策，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唐朝韓翃詠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煙緑蠟乾』，都忘了麼？」寶玉聽了，不覺洞開心意，笑道：「該　　！眼前現成之句一時竟想不到。姐姐眞可謂『一字師』了。從此只叫你師　　，再不叫姐姐了。」寶釵亦悄悄的笑道：「還不快做上去，只姐姐妹妹的。誰是你姐姐？那上頭穿黃袍的纔是你姐姐呢。」一面說笑，因怕他躭延工夫，遂抽身走開了。

寶玉續成了此首，共有三首。此時黛玉未得展才，心上不快。因見寶玉搆思太苦，走至案旁，知寶玉只少「杏帘在望」一首，因叫他抄錄前三首，　　自己吟成一律，寫在紙條上，搓成個團子，擲向寶玉跟前。寶玉打開一看，覺比自己做的三首高得十陪，遂忙恭楷謄完呈上。賈　　看是：

有鳳來儀　寶玉
秀玉初成寔，堪宜待鳳凰。
竿竿青欲滴，個個緑生凉。
迸砌防階水，穿簾碍鼎香。
莫摇分碎影，好夢正初長。

衡芷清芬
　　蕪滿靜苑，蘿薜助芬芳。
軟襯三春草，柔拖一縷香。
輕烟迷曲徑，冷翠濕衣裳。
誰謂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怡紅快緑
深庭長日靜，兩兩出婵娟。
緑蠟春猶捲，紅粧夜未眠。
凴欄　　絳袖，　　石護清煙。
對立東風裡，主人應解憐。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庄。

菱荇鵝兒水，桑榆燕子梁。
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
盛世無饑餒，何須耕織忙。

賈　　看　　，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爲四首之冠，遂將「澖葛山庄」改爲「稻香村」。又命探春將方纔十數首詩，另以錦箋謄出，令太監　　與外廂。賈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賈政又進《歸省頌》。元春又命以瓊酪金膾等物，賜與寶玉並賈蘭。此時賈蘭尚幼，未諳諸事，只不過隨母依叔行禮而已。

那時賈薔帶領一班女戲子在樓下，正等得不耐煩，只見一個太監飛跑下來，說：「做完了詩了，快拿戲目來！」賈薔忙將戲目呈上，並十二個人的花名册子。少時，點了四齣戲：

第一齣，《豪宴》；

第二齣，《乞巧》；

第三齣，《仙緣》；

第四齣，《離魂》。

賈薔忙張羅扮演起來，一個個歌有裂石之音，舞有天魔之態，雖是粧演的形容，却做盡悲歡情狀。剛演完了，一太監執一金盤糕點之屬進來，問：「誰是齡官？」賈薔便知是賜齡官之物，連忙接了，命齡官叩頭。太監又道：「貴　　有諭，說：『齡官極好，再做兩齣戲，不拘那兩齣就是了。』」賈薔忙答應了，因命齡官做《遊園》、《驚夢》二齣。齡官自爲此二齣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從，定要做《相約》、《相罵》二齣。賈薔扭他不過，只得依他做了。賈　　甚喜，命：「莫難爲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額外賞了兩疋宫綢，兩個荷包，並金銀錁子食物之類。然後撤筵，將未到之處，復又遊玩。忽見山

佛寺，忙盥手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匾云：「苦海慈航」；又額外加恩與一班幽尼女道。

少時，太監跪啟：「賜物俱齊，請駕按例行賞。」乃呈上略節。賈　　從頭看了無話，卽命照此而行。太監下來，一一發放。原來賈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杖一根，茄

楠念珠一串，「富貴長春」宮緞四疋，「福壽綿長」宮紬四疋，紫金「筆錠如意」錁十錠，「吉慶有餘」銀錁十錠。邢夫人等二分，只減了如意、拐、珠四樣。賈敬、賈赦、賈政等每分御製新書二部，寶墨二匣，金銀盞各二隻，表禮按前。寶釵黛玉諸姊妹等，每人新書一部，寶硯一方，新樣格式金銀錁二對。寶玉亦同。賈蘭是金銀項圈二個，金錁二對。尤氏、李紈、鳳姐等皆金銀錁四錠，表禮四端。另有表禮二十四端，錢清一千串，是賞與賈母王夫人及各姊妹房中奶娘衆丫鬟的。賈珍、賈璉、賈　　、賈蓉等皆是表禮一端，金銀錁一對。其餘彩緞百疋，白銀千兩，御酒數瓶，是賜東西兩府及園中　　理工程、陳設、答應及司戲、掌燈諸人的。外又有清錢五百串，是賜厨役、優伶、百戲、雜行人等的。

衆人謝恩已　　，執事太監啟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鑾。」賈　　不由的滿眼又滾下淚來，　　又勉强笑着，拉了賈母王夫人的手不忍放，再四叮嚀：「不須記掛，好生保養。如今天恩浩蕩，一月許進内省視一次，見面儘容易的，何必過悲。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不可如此奢華糜費了。」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難言了。賈　　雖不忍別，奈皇家規矩，違錯不得的，只得忍心上輿去了。這裡諸人好容易將賈母勸住，及王夫人攙扶出園去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